

## 诗心 歌语

## 大寒帖

柯山樵夫

盛极而衰,寒亦如是  
不论乐与不乐  
大寒皆如约而至

从春夏度过秋抵达大寒  
又从大寒迎候鸟语花香  
静静地构思一首《大寒》的诗人  
是幸福的

许多时候,人的行走  
与物候的变迁,皆身不由己  
不是风景的吸引  
而是命运的驱使

其间,有欣喜也有遗憾  
就如这个暖冬  
久候不至的雪花  
在江南的小城,终究未至

失去的,会不会以另外一种方式  
让你得到,如我  
收获了更多的暖阳  
用以驱除郁积心头的大寒

## 稻草

毛宗兵

在乡下  
稻草人披着旧衣裳,站在  
五谷低垂的田埂上  
像留守老人一样

母亲总在秋晴时  
把最干的稻草捆起、摊开,连同时光一起  
垫进冬天的被褥

想起小时候,饥荒的年代  
番薯、玉米饭、麦糊……

昨夜我又梦见自己  
说着梦话,“救命稻草”  
变成一缕散开的草梗  
在风里簌簌地找  
从前那双  
拆解我的手

## 腊月

潘晓平

腊月,等一场雪  
自天庭款款飘落  
令梅花,傲然绽放  
那暗香的浮动  
像极了早春的溪水  
纯净而充满生机

腊月,等一阵风  
自遥远的北方吹来  
我向往和煦的春天  
在此之前,彻骨的凛冽  
没过树梢,可以让世界  
冷静、质朴而坚韧

腊月,等农历撕去  
剩下的旧岁,沿用民俗  
在家家户户的大门上  
悬挂吉庆的灯笼  
张贴平仄工整的对联  
为新年添一道美丽的中国红

腊月,等亲人回到故乡  
趁年味浓时团聚  
一家人热热闹闹地坐在一起  
将郁结已久的乡愁  
用三杯两盏老酒  
一点,一点地,化开

## 流金岁月

## 眉上冰花

何灵芝

他从小便是弄堂里有名的顽主。常见他一阵风似的,跃过老屋石门槛飞进飞出。“别打架哈!”“好好的啊!”母亲的叮咛大多是徒劳,他每日归来,脸上、臂上、腿上,总新添几道沁着血丝的划痕,他却晃着一张笑意未褪的脸,浑不在意。最惊险的一回,是在西山岭竹林里荡秋千,滑溜下来时,腿上皮肉被断竹杈狠狠撬开。他一路淌着血,自个儿一瘸一拐回家。消停不了几日,便央求我背他到弄堂口的医疗室门前,看街上玩耍奔跑的小伙伴。他居高临下,巡视“疆场”,活像个挂彩归来的战士,淡定里透着几分荣耀。

伤愈之后,他在小伙伴眼中的光芒更盛了,自然而然地成了孩子王,领着队伍穿梭于田野、河滩、竹山。风雨阳光铸就了他黝黑的皮肤、精干的身形和一身扛揍的傲骨。

上小学了,他的“武略”有了新花样。自制铁丝弹弓,纸折的“子弹”硬如铁钉,拉满时令人心里发怵。秋收后的稻田是他们的战场,拔起带泥的稻茬充作“手榴弹”,尖叫着互掷,在泥泞里摔打翻滚,最后常如泥鳅般滑回家,免不了又挨一顿母亲的木棒。挨打时,他多半不逃,直挺挺站着,仰头看那木棒如何落下。

某个夏天,他忽然迷上钓鱼,于是越发黑瘦,常常肩背晒脱皮。漫长的暑假,他的“出征”是弄堂一景:肩扛自制的鱼竿,手拎装蚯蚓的小木桶,一脚跨出门槛,

弄堂里早有四五个小跟班候着,为争提那宝贝木桶,当场摔打,胜负一分,转眼又哥俩好,前呼后拥,忠心“护主”而去。晚间,暖暖灯下,一碗小鲈鱼,便是家里无上珍馐。父亲抿一口酒,眯着眼;母亲带着温柔的笑意。

庙下初中在樟坪寺,清静之地也圈不住他。下课铃声一响,老师尚在讲台,他已冲到水泥乒乓球桌前占位。晚上,他在寝室撒起欢来没轻重,曾将简易木板门踢坏。做木匠的父亲,只得挑着担子,走上山岭来校修门,修完对他只轻声一句:“听话点,好好的。”然后,挑起那副沉重的担子,一步步走下山岭,回家去。

日子就这样喧腾地流淌,直到初三那年冬天。

那天,天寒地冻,细雪飘飞。父亲骑车载他去五里外的学校。到岭脚,父亲小心停稳车,嘴里连声嘱咐:“慢点,先别动。”用手牢牢把住车头,才让他跳下后座。父亲照例叮嘱:“好好读书,听老师话。”

他应了一声,忽然停住,呆呆望向父亲。父亲旧棉帽上积了一层薄雪,眉毛和胡茬上,竟凝了一层细密的冰花。冰花之间,是冻得通红的鼻尖,每一次呼吸都带出大团白雾。那一瞬间,仿佛有东西在他心上狠狠揪了一把,漫开无边的难过。往日所有的顽劣、喧闹,在此刻这幅静默的图画前,倏然褪色。一个沉重的声音在他心底轰响:我就这么过了?

我能做什么?以后的路,在哪里?

父亲眉眼间的忧郁、沉重,以及那深藏其间的希冀,与冰花一同,深深烙进他的脑海。眼前五十米通往校门的上坡路,他第一次走得如此缓慢。内心有个声音在清晰地对自己呐喊:再不好好读书,不行了!

那帽上的雪、眉上的冰,像一道炽亮的光,穿透了少年心外围那层顽石般闭塞的壳。他仿佛听见了“滋滋”的融化之声。

心一旦望向未来,眼中便有了光。从那天起,他将曾经用于“打仗”、钓鱼的全部勇毅与耐性,投注于书本。认真听课,反复复习,练题游刃有余,成绩突飞猛进。

那一年,他十五岁,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,考取了杭州电力学校。

今天,弟弟又跟我说起那个冬日清晨的画面——

天地旷野间,满头满身雪花、满怀希望的父亲,和背着一周米菜、准备独自向山岭攀登的儿子。他们的身影在飘雪中即将分离,心灵却在那一刻倏然靠近。

这,便是成长。成长的瞬间或有千万种模样,但必定有一道类似的光芒,照彻懵懂的心扉,促成彻底的转身,从而走出一条全新的、明晰的人生之路。

那漫天飞雪,如此温暖。那眉上冰花,是无言的付出和无怨无悔的等待,终于等来了少年破壳而出的回响。



暮江

李昊天 摄

## 凡人世界

## 楼上楼下

李祖青

搬进新小区快一年了,老黄与楼上邻居小张见面没有超过十次,都是坐电梯时相遇的。老黄留意过,小张每次回家都匆匆忙忙。小张随口说过经常要出差之类。

一天,老黄晨起刚到洗漱间,就听到楼上有哗啦啦的流水声。老黄洗漱完毕,流水声还是没停。老黄吃了早饭准备出门,楼上的流水声依然如故。老黄一看时间,一个多小时了。他感觉不正常,之前有住户忘关水龙头,水

漫金山。老黄决定去上面看看。敲门无人回应,他立马把水表间的阀门关了。

没想到,过了几十分钟,小张竟然从家里出来了。原来小张赶在上班前洗了被单和换下的衣服,接着又洗澡。就在他浑身打满香皂和洗发液时,忽然断水了。最后,好在他打通了物业公司的电话。

知道了小张上班迟到和感冒的原因,有人调侃小张说,你在洗

澡,老黄却冒失关了水阀,和一个爱管闲事的老头为邻,以后不知道会遇上多少尴尬事,数落他一顿算轻的。

小张说,我听到他在门口喊了几声,因为在洗澡,就没好意思大声回答,只是哼了一下,有两道门相隔,他肯定听不见。这事说起来完全不能怪老张。身边有这样细心的老邻居,我出差在外还有什么放不下的。

从此,小张与老黄成了忘年交。